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兒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問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幡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鉄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出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

時爲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尙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来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

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諾未了只聽得屋內嚶啾啾
刺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
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在誰家
放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
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
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
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恁奪
手仍要攔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
晴雯一手攙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
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瓜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

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
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
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
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
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
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
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牕床上手中拿著
一根灰色絛子正在那裡打絛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
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絛子沒
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趕着二爺不在家我

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爲你想

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還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卽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璉痕等道如有事徃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徃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的拿這些瓜果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

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
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鵲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
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鴈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
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
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甚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
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菓去時又聽叫紫鵲將屋內擺着
的小琴棹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棹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
龍文鼎放在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
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
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富點在常坐臥

之虞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的去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卽而如若見

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
柳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
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
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
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越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
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
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
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
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不在家
這些大娘們唆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

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姑娘帮着辦理他又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摠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軀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裏殘烟奠餘玉醴紫鵲正看着人往裡收棹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鵲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耐些只是爲何又傷心

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
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
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
身子使我說問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
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
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况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
了他今日原爲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
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爲好
因而轉念爲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
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

言對泣却說紫鵲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爲何事角口因說道
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愜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
面拭淚笑道誰敢愜妹妹了一面搭訕著起來閒步只見視臺
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
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啻什麼來
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着什麼寶
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問
答却望著黛玉坐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
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
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

探丫頭來會我晴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
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摺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晴見了
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只我嫵他是不是的爲給人看
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
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寫了不過爲的是拿
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
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
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
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爲不美
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爲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

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偕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捨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素玉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黯彭甘受他年醞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異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旋居餘命揚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聽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
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
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
字句精工已落第二藝究竟算不得好詩卽如前人所咏昭君
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
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
出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尙如此萬里
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已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
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
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

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
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璉
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
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
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
打發了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眾人又
問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
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
等到來眾人接見已畢畧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
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

賈母到家卽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著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著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哭一場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著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面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診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涼

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九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况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

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前幾個粗使的了鬢老婆子在止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著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柵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同我俞祿道昨日已會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賓天

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叫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

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悄悄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
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
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
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
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
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
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
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
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
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不安賈璉也笑道白

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嬌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何如？」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嬌子」不依，再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

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翁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庄頭張家指腹爲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僭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姘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

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
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
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么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
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面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
說妥然後在你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
再搆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
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嬌子在裡面住著深宅大院那裡
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卽或鬧出來不
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嬌子搵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
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嬌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

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
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爲計出萬全將
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妬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
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
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趨賈
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
道好姪兒你果然能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
著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
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
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

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寒賁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著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

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鬢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瞞着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這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搯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帶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摺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

個丫鬢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
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了鬢回頭時仍摺
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
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鬢自後面走來
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
知二姐兒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
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
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
後叙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
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

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
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璉二位妹妹親
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
笑道僭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在這
裡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
寔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
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
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
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
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

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
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
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
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
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找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
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
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著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
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
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的多早晚我纔撕他那
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

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
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
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
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
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
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趨便將
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置
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爲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爲
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
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

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况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

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受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與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

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二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却就合廚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况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卻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

皇糧庄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拍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道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畢，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愿。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

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賸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

姐兒素日之爲人行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愿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裡賈珍歡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亮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臉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

日你姐姐還脩禮來賤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買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笑著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但

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嘗
造次了致討沒趣况且尤老娘在傍邊陪着賈珍也不好意思
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
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
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沒
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噎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
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麼相干
一應有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
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
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啻一聽他

女人吩咐百依百隨且吃葷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女人陪着這些丫環小廝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廝們打牙擦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準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至卧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赧赧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偕們吃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聽

見有了一匹馬細睇一睇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
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
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
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
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借們這裡有的
是炕為什麼不大家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
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
不能相容互蹶蹄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盃出來喝馬好
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裡
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了幾盃

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願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僧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卧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盃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袄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攙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整齊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却不懂尤二姐滴泪說道

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與作長久之計方可賈聽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勾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過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尤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怕

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倒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慙滿面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僧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求大哥爲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常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兒道三妹妹爲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

我也敬一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借個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筭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借

們就喝說着自己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己先喝了半盞揪過
賈璉來就灌說我倒不會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
吃嚼們也親近親近嚇得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
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不想今
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搭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
發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僭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
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
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
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
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

鬆的挽個鬢兒身上只穿着大紅袄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
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
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
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發橫
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珍珠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
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
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爲別說調情鬪口竟連一句響亮話都
沒了尤三姐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陣由
着仇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
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己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了

孀婆子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廝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同時高與又命小廝來找及至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乾嗽着罷了看官聽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那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脚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却一心法定在三姐

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却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替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于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他這話料着難勸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

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
 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爲
 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若論溫柔和睦却較
 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
 於鳳姐但已經尖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等
 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
 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
 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
 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
 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

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
僭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思意思的就丟
開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僭們明日先勸
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
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
間特請他妹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剛斟上
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泪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
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
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
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白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

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偕們娘兒們微
息都安着不知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
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
可心如意的方跟他若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
裡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
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游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
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
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
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
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爲必然是寶玉了

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姐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衆人聽了都吃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的問奶奶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

的樣子老太太多六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與兒笑嘻
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脩細告訴他母女又
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
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
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却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
不得奶奶他心裡反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
裡見得他倒是跟前平始娘爲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
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
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兩個沒有
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

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
二没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
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人他討好兒或有好
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
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
連他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鷄
一窩兒自家的事不啻倒替人家去賠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
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說這等說他將來你
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羞他一層兒越發有得說了興兒
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

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猢猻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這個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張這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樣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

奶便用着理讓你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了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着我我原不願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了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這個心腹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

賢良二則又捨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我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娘姑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為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

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姓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搔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

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奶奶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

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坐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見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偕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

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僧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僧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攪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没悄悄的告訴僧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說我吃腌臢了的另洗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台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

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明白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慢事賈璉道

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也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須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吃常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

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不知回來
了不曾買聽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
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
心的差不多的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
打了薛蝌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
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
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
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
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
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

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
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
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
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
非虛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不復
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
道大約沒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
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
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
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

白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
飲饑冷方走了三日卯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
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
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
說些別後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叙談叙談賈璉因笑道開
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
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
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
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
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

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
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
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侯望侯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
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
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
說起給柳二弟提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使將
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
三如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
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
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愿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賈昆仲高誼願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買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買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買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

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了截鉄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赴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允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

却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踈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叙些寒溫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及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一鴛字一把上面鑿一鶯字冷飈飈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

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

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
之爲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
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
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
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
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
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
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
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
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

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友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友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我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個定禮主意已定便一徑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

無言可。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與。爲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是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爲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愿領賞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叙。此處不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已也當作淫奔無耻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雄

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細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

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
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
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
從那邊來了一手捧著鴛鴦釵一手捧著一卷冊子向湘蓮哭
道妾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
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汪案中所有一干情鬼
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洒
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
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
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著一個癩腿

道士捕風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
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
蓮聽了冷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
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
解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終